

書

群書考索卷十四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正史門

訓導表賓校正

東漢類

始末

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
 劉珍李尤雜作建武已後至永初間紀傳命伏無忌黃景作諸王子
 思澤侯并單于西卷地理志又崔寔曹壽等作漢記蔡邕盧傳等續為
 東觀漢記晉薛瑩作後漢記司馬彪作續漢書華嶠刪東觀記為後漢
 書謝沈表崧皆作後漢書宋范曄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
 篇十志未成曄被誅至梁劉昭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集當時學者張
 太安周寶寧等同注范曄後漢書傳之至今景祐元年余靖王洙悉取

館閣諸本參校嘉祐七年仁宗讀後漢書見墜田字皆作懇字詔國子
監劉放等分手校正。初曄令謝儼撰志按次垂畢會曄誅儼悉燬以
覆車一代為恨。畢字翁宗少好學善為文章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元
年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
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曄獄中與諸生姪書以自序其畧曰吾造後漢
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
無例唯志可推耳傳略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雖皆有精意
深旨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
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管共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編作諸
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列卷內
發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實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說奇變
不類同合異體乃不自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因有賞音者紀傳例為
舉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但恐世人不能
盡知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

紀

呂后稱制班氏次其年月雖與帝紀同編而記其事迹乃繫於外戚傳
於范曄乃升東都諸后盡列諸紀豈以六后臨朝之故耶抑亦未之思
也

志

食貨國家之本不可不志東漢畧之藝文者一代之典不可或缺而漢
志缺焉

志傳

班固十志官制獨缺其畧僅見於百官表迨東都至百官而兩都之制
殆詳班史著漢末清節之士如雒元周黨逢萌之徒特見於王貢序傳
而已范史皆傳於獨行逸民之間數子雖泯汨於班氏而卒光明於范
史然則有補於班氏書者多矣

傳

范曄增損東漢自謂無慙良史而王喬亮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

於抱朴子嘗有取而載之傳載莫大焉。蔡邕之女文詞有餘節樂不足辨乃列之烈女傳果何見乎史通謂秦嘉之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蔚宗標烈女乃不齒焉又何哉。魏晉從更始公孫述而叛光武而范曄乃為其辨論且加虛美焉多見其無識也。怪力亂神宣尼不語吞燕知而生商啓龍漿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反壁於秦皇地橋受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撰晉史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鎖言聚而編之自為鬼神傳錄言之不經范曄博采衆書裁成漢典至於方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盤飢言唯誕事多詭越惜哉。范曄傳儒林而鄭康成一代儒宗乃不與於其間何也蓋康成博通六經傳記非漢儒專門之比蔚宗所以表而出之雖然康成於經功罪相半章章句之繁蕪會合衆說於經固有功矣至於援釋經朱紫雜操於經亦不能無罪也范曄之論乃謂仲尼之門不能過抑又過矣

補注

梁劉昭得舊志補注為三十卷。國朝乾興中孫奭欲以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然則附昭注補志於東都正史者其殆乾興之時乎。史通云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損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唐太宗時章懷太子等注

三國志類

陳壽字承祚任蜀為令史蜀亡晉武帝時為著作即魏志三十卷紀四傳二十六有后妃諸王有方技有夷狄蜀志十五卷吳志二十卷君臣俱謂之傳。史通云先是魏時魚豢私撰魏畧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宋文帝嫌三國志簡畧命裴松之兼採衆書補注其缺初夏吳本著魏書見書所作三國志便覽已草。王通稱壽書細觀之實高簡有法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淳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皇后氏之子也高貴卿公書卒而載於司馬懿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據漢兵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謂其苛諸葛孔明亮父而為狀詞求丁氏米不獲不立儀虞傳之類亦必然也

陳壽傳壽為著作佐郎撰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序事
有良史才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然不為丁儀立傳又
言諸葛將畧非所長無應敵之才議者以此少之元康七年春尚書郎
范頴等上表曰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戒有益風化雖文體不及相如
而質直過之頴垂采錄於是詔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
十篇皆舊傳十篇。魏黃初中始命魏凱總纂章制紀傳累載不成又
命韋誕應璩王沈阮籍等復共撰定成魏書四十四卷其書多為時諱
殊非實錄吳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令宗峻撰吳書宗峻皆非史才
其文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敕韋耀周昭華筮梁廣華嚴訪求往事相
與記述為五十五卷至晉陳壽乃集三國史撰為國志先是魏魚豢私
撰魏錄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蜀記張勃撰吳錄異聞間出其
流甚多。宋文帝以國志載事簡畧乃命裴松之兼承衆書補注其闕
由是言三國志者以裴注為本。魏文帝黃初元年十月辛未受禪陳
志云庚午夜紀亦云庚午按獻帝紀乙卯始發禪冊二十九日登壇受

命又文帝受禪碑亦云辛未受禪陳志表紀誤也按蜀志稱王崇補東
觀許蓋掌禮儀又欲正為秘書郎黃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教無闕屬辭
有所失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漢氏之六天下
鼎峙論王道則曹逆而劉順語國祚則魏從而吳長但以地處中夏人
傳正勢度長挈大魏實居多二方之於上國亦猶秦楚莊與文襄而
並霸逮作者之書事也乃漢吳蜀號謚乎權備姓名謂魏等方於魏邦
相去頗爾懲惡勸善其義安歸。文中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
削異端阮述注云壽與大備志
大載簡畧有其大義

傳

魏以蜀而後繼之以吳魏蜀后妃皆以后稱至吳則曰夫人云。按三
國志諸葛誕母丘綏皆被宋狗國視死猶生而乃與鍾會同傳其何以
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
忠臣義士羞敵。魏武帝乘時撥亂電掃群維二袁劉呂總關王室不
汝霸圖而陳法國志引居傳首滅洪陶謙劉虞公孫瓚生於季末自相

列之十六國而唐世故不載又命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
敬播四人等考正類例多出敬播天文律歷則李淳風為之惟宣武紀
陸機王羲之傳論太宗自為之當時脩史者多文詠之士好採詭異
以廣聞見學者譏之江左餘風文多駢四儷六非作史之體故太宗親
撰四書以息浮議故總題曰御撰云陸機撰三祖紀東晉又撰十志
會之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王齡有著述不每私錄晉書未及就而卒
子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撰晉書八十九卷隱雖好著作而辭拙才鈍
時于寶亦撰晉紀其書簡畧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晉江左史自鄧
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遠則編紀兩帝近則惟叙六朝
至宋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勅成一家首尾該洽齊臧榮緒又集東西
二史合成一書正觀中詔前後晉史十有八家未能盡善乃敕史官更
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宋臨川王義慶著
世說新書上叙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疪偽迹
昭然理難文飾而唐室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矣其厚顏。魏晉以下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
皆喜載啁啾必辨啗齟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風一
我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黠蠅而跋筆畢卓沉酒左蟹螯而右盃
劉苞榜吏以膳茹齒宋人石載舅而植贅其事燕獵其辭猥雜而歷代
正史特為邪言苟使讀之者為之解頰聞之者為之撫牀固異乎記功
書過彰善肆惡者也。通史。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
恢諧小說神鬼怪物唐朝所撰多採以為書夫以王鄧之所糞除王虞
之所糠粃以為逸史用補前傳終見啗於君子矣

傳

揚王孫裸葬伊籍對吳漢書蜀志為其立傳前哲致議言之詳矣然揚
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
猶有可取近者晉書有劉伶畢卓傳其叙事也直載其嗜酒悖禮亂德
若斯而已為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舊本無劉畢傳至唐新撰以補前
史之缺並史。沈約晉書喜造奇說補元帝牛金之子以應牛繼馬後

之證。鄒中學者王邵等言之詳矣。而魏收深嫉南國，幸書其短，若司馬
叙傳遂錄休文所言。唐室作新書，不加刪削，後載此語。通

宋書類

元嘉中，何承天草創紀傳，自後山謙之補承天殘闕，後又命裴松之續
成國史。松之卒，史祐孫冲之表求別自創立為一家言。孝建初，又勅蘇
寶山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有所撰。寶山被誅，大明中又命徐爰、陸咸
前作，爰因何孫山蘇所述，勅為書其藏。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
自造，而序事多虛，難以取信。自永光以後，至禪遜十餘年中，闕而不載。
至齊，沈約更補綴所遺，製成雜史。始自蕭照肇，號終乎昇明三年為紀
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明末其書遂行。梁裴子野更
刪為宋畧三十卷，約見而嘆曰：吾所不也。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畧為
上，沈書次之。沈約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警，律此可正為翰林之
補亡。流別之總說耳。裴畧文章流別論又次諸史傳實為垂越。本志
兼載晉魏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可說以誣前代。如瑯琊王妃通

小吏牛氏事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志。宋書所載當紀

宋事耳。沈約惟採諸說，號為博洽，而志乃載魏晉以來事論者以為失

於限斷。按崇文總目，缺趙倫之傳一卷。今本有倫之傳，而到彥之傳

卷末殘缺。按隋陽松玠八代談藪云：沈約信宋史書裴子野父祖殊

無令譽，云自松之下無聞焉。子野乃撰宋畧書沈約家世，備有醜聲。又

云：眎眎太守沈璞，斬於建鄴市。璞約之父也。約見之，乃削宋書。子野見

之，亦削宋畧。裴畧史云：裴幾原剛，宋書實有坊而所錄文章頗傷。燕機

之上。注國志表：北熙先罪許，羅辭凡。崔浩語事狄君曲為邪說，稱拓

拔之祖本李陵之胃。當時衆議相斥，事遂不行。或有切其書以渡江者。

沈約撰宋書，索虜傳仍傳崔浩所述。凡此諸妄，其流甚多。通

齊書類

梁蕭子顯撰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初江淹為齊志十，沈約又

為齊紀十，顯自表於梁武帝，別為此書。作記八志十一，列傳四十。然天

文志但記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子顯表言素不載戶口

齊書類

且天文復祕故不私載焉

初江淹為祥志約復著齊紀時吳均亦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武帝為齊明佐命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史。昔南豐南齊書目錄序云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

刻彫藻續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
齊史江淹始受詔著述以為史之所難無出於志故先著十志以見其
才沈約復著齊記二十篇紀八志十一列傳四十合成五十九篇時吳
均亦表請撰齊史乞給起居注并群臣行狀有詔齊氏故事布在流俗
聞見既多可自搜放也遂撰齊春秋三十篇其書稱梁帝為齊明佐命
帝惡其實燔之然其私本竟能與蕭氏所撰並傳於後

梁書類

唐姚思廉撰梁武帝時沈約與周興嗣鮑行卿謝吳相承撰錄已有百
篇值後遭變淪沒何之元劉璠以所聞見寔其始末合撰梁典三十篇
而紀傳之書未有所作陳姚察有志脩梁陳二史施功未周至於陳亡

一其書不就史乃令子思廉續成之正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證同撰
採謝氏諸家史刪次為紀六列傳五十魏證惟裁其總論云

陳書類

陳史初有顧野王傳萍各為撰史學士其武文二紀即顧傳所條太建
初陸瓊續撰諸篇事傷繁雜姚察就加刪改粗有條貫及江東不守持
以入關隋文帝常索梁陳事跡察其以所成每篇續奏而依違荏苒竟
未絕筆至唐其子思廉撰成之通凡三十六卷紀六列傳三十。又南
豐目錄序云初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
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趣奏
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屬思廉以繼其業
唐高祖時思廉受詔為陳書久之不就太宗時詔論撰於祕書內省正
觀十年始上之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後成其難如此然世之
傳者亦少故學者罕詳其意祕府所收往往脫誤本朝嘉祐中始詔校
讎板行天下

後魏書

北齊魏收博採舊聞勒成一史上自道武下終孝靖紀傳與志凡百三十卷收諂齊氏於魏室多不平既黨北朝又厚誣江左性憎勝已喜念舊惡甲門盛德與之有怨者莫不被以醜言沒其善事遷怒所至毀及高曾書成始奏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討論前後列訴者百有餘人時尚書令楊遵彥一代貴臣勢傾朝野收撰其家傳甚美是以深被黨援諸訟史者皆獲重罪怨謗不息孝昭世勅收更加研審然後宣布於外書成嘗訪諸群臣猶云不實又令詔改其所變易甚多由是世薄其書號為穢史初收天保中奉詔搜撰五年表上悉焚崔浩李彪等舊書收黨齊毀魏廢貶肆情殺號為穢史獨揚情等助之故其書漸行文帝以其不實敕魏澹更作按唐志又有張太素魏書今收書記缺二卷傳缺二十二卷不全者三卷至缺二卷太宗紀則補以魏澹所作靜帝紀則補以北史高氏小史脩文殿御覽列傳則益以北史高氏小史志則補以太素所撰澹及太素書今亡惟此紀志存目。魏收以元氏世

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此桑乾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夷之邦夫以敵國相與交兵結怨載諸殺戮用可致誣列諸信史難為妄說收脩國史初得揚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卿當作佳傳爾宋榮子納以金故滅宗惡而增其善會。收撰魏書頗用愛憎為褒貶每謂人曰收作色舉之則使升天按之則使入地。崔浩既誅大和後始有李彪崔鴻等書魏末山偉基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為不紀一文宣時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舊史多謂諱不平愛爾宋榮子金故滅其惡風有怨者多從其善黨北朝賤江左為島夷至謂晉元帝為金牛之子特人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純胤嗣死逢剖斷皆陰惡所致後隋文帝親之推等別脩唐正觀中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類

唐李百藥擬初天統間祖孝正述獻武起居名曰黃初傳天祿時陸元規常從文宣征討著皇帝實錄惟紀行師不載他事自武帝後史官揚

休之杜瑩卿祖宗儒崔子發等相繼注記迄齊滅隋王邵李德材並出
任鄴中多識故事王乃憑述起君注廣以異聞造編年書號曰齊志十
有六卷其序云二十六卷李在齊預備國史創紀傳書二十卷至開皇中
奉詔續撰增多齊三十八篇已上送史官裁之祕府唐正觀初勅其子
李百藥仍其舊錄雜採他書演為五十卷今之言齊史者惟王李二家
云史百藥齊史凡諸帝廟號為百藥避唐朝諱皆易其文議者非之目
八紀四十二列傳

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虬隋牛洪各嘗論次率多抵牾唐初詔德棻與
陳叔達庾儉同加脩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
紀八傳四十二九五十卷隋書。先是蘇綽兼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
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
樓本會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
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志

南北史類

南史唐李延壽撰初延壽父欲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延
壽數與論撰追述先志起宋末初元年盡陳正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
七十謂之南史凡八十卷。北史唐李延壽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
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謂之北史凡一百卷書目二史刪煩補
缺本志而隋書有之故。先是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
此為索虜北指南為島夷互相抵毀延壽父思所以改正事未成而卒
延壽乃續父業謂之南史北史百八十篇詳於北而畧於南以唐承隋
隋承周故也會。司馬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
談朝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北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
謂陳壽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
沒不見耳通鑑。通鑑外紀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
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綱。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儒
林於南則冠以循吏豈非所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

之以激動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絲髮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耶

群書考索卷十四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五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正史門
隋書類

隋史開皇仁壽時王邵為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叙傳並缺其體煬帝世惟有王胄等所備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正觀中敕顏師古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并新撰周史並行於時。唐顏師古撰初武德間命封德彝顏師古備隋史未就正觀三年復詔魏徵撰房玄齡總之為五紀五十列傳惟十志未上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化李德壽令狐德棻袁紹三十卷高宗時上之其志上總梁陳齊周之事略。其篇第雖編入隋書其實別行俗呼為五代志通。魏徵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天文律曆五

行三志厚風獨作昆

周齊梁陳隋書脩撰總類

令狐德棻建元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周隋事多脫前帝於是詔蕭瑀王敬業殷聞禮主魏封德彝顏師古主隋崔善為孔紹安蕭德言主梁裴矩祖孝孫魏徵主齊竇璡歐陽詢姚思廉主陳陳叔達廉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議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李元德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元齡總監脩撰之原目德棻發之書成遷禮部侍郎兼脩國史

唐史類

初五代晉宰相劉昫撰唐三百年間國史則為紀二十志三十列傳百五十六凡二百卷今謂之舊唐書本朝仁宗時詔歐陽脩宋祁刪修紀表志則歐公主之傳則宋公主之凡十有七年而成嘉祐五年紀十志五十表十五列傳百五十五凡二百二十五卷今謂之新唐書凡廢舊傳

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購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

新史合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後唐

能其後又詔歐公著詳宋公所著列傳令刪脩為一體公曰宋公前輩

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於是無改言行初唐之興温大雅撰

創業起居注自是房元齡許敬宗等相次立編年體號為實錄姚思廉

又撰紀傳其後長孫無忌等因舊書以綴後事龍朔中許敬宗總諸史

任所作記傳或曲希旨或猥釋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其後有劉

知幾徐堅吳兢更撰唐史又脩則天實錄史唐柳芳取編年法為唐曆

四十卷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起隋義寧元年大曆十三年太中開崔龜從續

之謂之續唐曆凡二十二卷起大曆十三年元和十五年唐陳翰用荀悅袁宏例為

大唐統紀起武德成一百卷皇朝陳彭年謂唐文物憲章可述獨缺編

年之史乃次新書刪其繁文定為唐紀四十篇僅三十萬言起高祖

皇朝呂夏卿撰述新書義例且摘繁文闕誤號直筆新例皇朝吳縝

摘舉歐陽脩宋祁新書舛駁謬類為二十門號新唐書糾謬其序曰不

事曰課程不如此三日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持小節而不
精擇六曰因循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補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
不舉校勘之職唐書紀志表則於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
而推務苟容
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
杜則本於柳芳其贊丘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實則得于李郭相勉以
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
忠義則得之杜牧。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
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
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
宦官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薛李
相王方翼之功業而繫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繫
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繫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繫之以隱
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繫之以方技是棄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
舊史之失也。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康李延壽之
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抵牾惟後漢

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識之况夫唐之為國幾三百年其記事亦
衆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
義叟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則王景彞為之所主
既異而不能通知其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如膠東郡公道彥等紀書降
傳有誤而紀不見如傳叙天平節度止有類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
前傳以此後傳則不合詳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如紀書堯而傳
宗室或書姓或不書姓者有之如中宗紀真前豈非責任不專歟唐脩
諸帝不同諸帝亦自詳畧不同之類並糾謬
晉書而今狐德祭之徒先為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
今新書則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
畧不一去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為體異名殊豈非初無義例乎
。僕固懷恩贊乃列於陳少游傳後馬存亮贊乃列於仇士良揚復光
之後宰相莫不表世繫固也而于惟謙之相中宗鄭祭之相昭宗武釋
方之相則天乃不登載其亦有所缺恨歟劉元城曰新唐書叙事
好簡畧其辭故其事多鬱而不明此作史之絀也唐書進表云其事則

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書所以不及兩漢者其病正在此也而反以為工何哉

舊史得失

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勿直而槩之以文苑以吳淑之忠義而槩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槩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槩之以方技是棄大行而取小節也循吏有功於民而無贊以揚之宦者灑掃之役反有贊以紀之獨孤之才行皇甫湜之文章皆不得見之於傳而僧神秀一行之徒道流王知遠吳筠之輩或傳於方技或傳於隱逸皆舊史之失也唐史發潛曰姚書唐之佞臣陪事則天以取宰相舊史乃與狄仁傑同傳豈其然乎

新舊史更革

舊史段秀實與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朱泚新史乃削去判官岐靈岳五字夫姚令言乃經原節度使與朱泚同反舊

史乃謂令言之判官岐靈岳新史前去五字誤矣徐。舊史封德彝傳諫封諸王謂漢制惟皇子親兄弟封王其餘宗族疎遠非有大功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所以別親疎也新史乃備曰其餘宗族疎遠者非有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皆不得濫封郇滕賈澤周漢侯因其言誤矣徐。韓文注云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濫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楊琳即子琳也詳見崔新史昌裔傳云楊惠琳亂昌裔說之按惠琳居靈夏叛在憲宗初年新史誤也韓文龍武統軍劉公昌裔墓誌

五代史類

舊梁書晉漢周各有史梁朝開寶中盧多遜扈家等備五代史史成而褒貶失實仁宗命歐陽公備之其立例皆寓褒貶之意本紀十二家人傳八即后妃傳也梁臣傳三仕於梁朝也唐臣傳五仕於唐朝也晉漢周臣傳各一仕於晉漢周朝也死節死事傳各一守節忠義者也一行傳一高尚者也唐六臣傳一背唐附梁者也義兒伶官宦者傳各一皆本其實者也雜傳十九皆歷事累朝無操守者也司天考二職方考一蓋

天文地理志也世家十二時偏方割據者也又有十國年譜一四夷附錄三皆諸國興亡四夷強盛之迹也凡七十四卷徐無黨注會。歐陽脩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呼者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即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夫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戒舊史之半而事迹比舊史稍添議者以為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力馳騁稍上下而無駁雜之說至於紀列精密則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稽哉無黨注曰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不書又曰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也不言貢不責其物也故書曰來又曰用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不書或書月或書日或書死或書殺或書滅或書屠。歐陽公十國年譜序曰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見其非中國有也問者又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

夷狄之也是故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耳。歐公五代本紀天文變異一辭不載雖曰具於司天考而與行事了不相屬王蜀世家黃龍甘露麟鳳白雀之瑞纖悉具紀觀公之論者自謂取法春秋夫豈不知春秋書災異而不書祥瑞之意乎。紀傳所載特有不同梁之殺崔嗣子于京師也紀必遺朱友謙而傳以為遺朱友諒楊涉之相梁三仕三已帝歲月所具紀載實異至其末年之為相但書其罷而了不知其所入之歲月是史遺於入或誤書其罷歟唐明宗在位七年餘耳而歐公之論實乃以為十年其誤明矣此固纂錄之書所由作也。宋朝范質采舊史採撷要言然而集之為通錄六十五卷肇自開平迄于顯德

史通類

唐左史劉子元名知幾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予兼而有之是用唐確史篇區分類聚凡三十卷三千餘篇曰六家曰二體曰載言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表曆曰書志曰論贊曰序

列曰殊撰曰補注曰品藻曰直書曰曲筆曰鑿識曰模擬曰人物曰覈
才曰頌省曰純繆曰史官建置曰古今正史曰感古曰疑經曰漢書五
行志錯誤并雜駁等篇。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殿因名
曰白虎通予在史館而成此書亦名史通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予
是知史通之稱其來久矣。自古帝王文籍其流有六。一曰尚書家二
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班荀二
體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王虞而副以于記宋書有
徐沈徐沈而分以裴魯裴魯子

諸史志

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勳曰錄何法盛曰說名
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之謂檮杌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
於其編則有先曰平準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折郊祀為宗廟
分禮樂為威儀垂象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理如斯變革不可勝紀若
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典服范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

瑞異魏收晚進洪以釋老斯出乎胸臆者

論都邑氏族方物

遠則漢有三輔北近則隋有東都記於南則宋南徐州記晉宮闈各於
北則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
古漢有趙岐三輔決錄晉有擊壤然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
方思敬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日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羨風土
是少地理為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
盡在是矣

諸史論贊

春秋左傳每有發論假君子以稱之二傳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記之太
史公既而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銓陳壽曰評王隱曰
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炳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
洪列其所號史官所撰通曰史臣其列名雖殊其實一也夫論者所以
辨或釋疑司馬遷始限以篇終各書一論史論之類實萌於此尋其得

失子長淡薄無味承祚儒緩不切孟堅辭惟溫雅尤善者有典誥之風
仲豫義理雖長失在繁富自茲以降大抵華多於實理少於文擇其善
者則于寶范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
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表彥伯之務飾元言謝靈運之虛張高
論高劭志在簡直言兼鄙野唐脩晉書遠棄史班近宗徐庾飾彼輕
之句編為史籍之文史之有論蓋欲專無重出省文可知大史公曰
張良貌如美婦人耳項羽重瞳舜之苗裔此則加他語以補書中所謂
事無重出者也班固贊曰萬石奮之為父澣衣君子非之王揚孫裸舜
贊於秦始皇遠矣此則片言之約而諸義甚備所謂省文可知也及後
宋資語多錄紀傳云言其有所異為加文飾而已馬遷叙傳後歷馬諸
籍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號之曰述並釋以彼述各呼之以贊
史之褒貶蓋無假於此也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叙歷然
可悅蔚宗後書實同班氏乃各附本事書於卷末蕭李南北史蕭子顯
唐脩晉書皆依范書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繁已久而詞論以贊為

續彌甚至若班固之深排賈誼范曄之虛美臧榮緒謂諸葛孔明不
逮管蕭魏收稱爾朱提可方伊霍或言傷其實或擬非其倫

史例

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準
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擬攝其蹤史例
中興於斯為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唯皆以序為名其實例也
于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榮道詞繁而寡要子顯雖
文傷寒躋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

各號之失

呂陸二氏陸賈名著一書不繫時月此乃子書雜記而皆號曰春秋

魚豢姚察著梁二史巨細畢載蕪類甚多而俱撈之以累馬遷漢撰皇后
傳而以外戚命章班固撰人表以古今為目其所載皆非漢之事子長
史記別創八書孟堅既以漢為書不可標書改書為志何氏中興向法
書中興易志為記此則貴於革舊未見其能

孫樸失實

馬遷史記采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
太初已後又離引劉氏新序說苑與七畧之詞此並當代雅言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如禹生啓伊尹產
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嫦娥竊藥以拜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嵇康高
士傳聚七國寓言元晏帝王紀多采於六經圖讖引書之設其萌始此
至范曄增損東漢王喬鳧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璞子穢莫
甚焉晉世雜書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
或神鬼怪物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至如江東五馬始自會稽典
錄穎川八龍世於荀氏家傳而脩晉漢史皆信之傳聞多矣

補注

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二史發明先義是曰傳宗既而史
傳小書人物雜記若摯虞之三輔史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
工風常璩之華陽志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徒

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乃綴輿史異詞補前史之
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說是
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志存該博列為子注若蕭大園淮海亂離
志陽術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陸澄
所著班史多引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潤成注標
為異說范曄之刪後漢也簡而且周劉昭採其所補以為補注言盡非
要事皆不急。言語師訓專對古之所重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斷捷
臧孫諫君納魯魏絳對魏楊干是也戰國之事爭為馳說若史記載蘇
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之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漢魏以降
如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宓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虞使
此之小辨曾何足云戰國已前皆可諷詠如鶉賁鸚鵡童子之謠也山
木輔車時俗之謬也瞽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與人之誦也斯
皆芻蕘鄙句猶能溫潤若此向東節之士加以多聞博古者哉

叙事

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晉宋殺青又二史之不若人之著述雖同是一手其間則有善惡不均精麗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五本紀日者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取蓋言煥者其史亦微事美者其書亦工立明之紀事也當威文作霸晉楚更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春秋美辭幾乎翳矣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不該則其文闕畧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煥炳可觀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

序傳

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姓次顯名字自序發迹實始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序為傳至司馬遷又模楷二家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叙之篇實始於此。雜述史氏流別其流十篇一曰傳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曰瑣言五

曰郡書六曰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夫皇朝受命作書著述有雜記當時不終一代若陸賈楚漢春秋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韶晉安紀姚梁後畧此之謂偏記者也人物洪多罕能周悉則有獨舉所知若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書漢末英雄蕭世誠懷舊志盧子洪知已傳此之謂小錄者也史有遺逸好奇之士補其所亡若和嶠汲冢紀年葛洪西京雜記頓協之証謝綽拾遺此之謂逸事者也小說偽言好事君子無所棄諸若劉義慶世說裴崇期語林孔思尚語錄楊松玢談藪此所謂瑣言者也郡國人物若陳留耆舊周斐汝南先賢陳壽益郡耆舊虞預會稽典錄此之謂郡書者也高門華胄紀其先烈若揚雅家牒商敬世傳孫氏之記陸宗系譜此之謂家史者也賢士正女若劉向列女梁鴻逸民趙宋忠臣徐廣孝子此之謂別傳者也怪物異聞若祖台志怪子寶搜神劉義慶幽明劉敬叔異苑此之謂雜記者也志本國風物若盛洪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相中此之謂地理者也帝王桑梓列聖遺塵若潘岳開中陸機洛陽三輔黃圖建

康官幾此之謂都邑簿者也

各諱

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為類若魯莊公與威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晉以僖侯廢司徒改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改為司城禮記正義

史官建置

史之建官其來尚矣軒帝受命蒼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之命外史掌書使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周制也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戴禮曰天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至諸侯列國各有史官如孔甲尹逸名重夏商周

夫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賢司籍一則丘明授經降及戰國史氏無不趙鞅猶有直臣書過操簡筆於門下齊田文對賓客侍史記於屏風至若趙秦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其年月春秋晉齊太史書趙崔之獄鄭公墨強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諸史之任太史豈最優乎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傳漢武帝置太史公位丞相上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兼掌歷象日月陰陽官數司馬遷沒後之續史記事者若褚先生劉向馮商楊雄之徒並以列職未知史務於是太史之職非復記言之司故張衡單颺王立高堂隆等其當官見稱唯知占候而已史有二等

史之為務厥途有三張善貶惡不避強禦若晉之董狐齊之南史此其上也編次勸成贊為不刊若魯之丘明漢之子長此其次也高才傳學名重一時若周之戎夫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知幾中宗時人備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許自以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

內外篇四十一篇譏評古今徐堅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此書以在史館所著者故名史通故漢白虎諸儒論經名曰白虎通又漢封司馬遷後為史通子兼取此意云。知幾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世以為確論。知幾論史有三長自言曰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慨者如此。張唐英發潛曰嘗求劉子之書而觀之則知子之用心亦勤矣馳騁古今發摘歷代史之失雖班馬書煙皆為其輕重茲可尚矣至外篇感經有未論者十一條始亦疑孔子於春秋有所踈畧乃取春秋而審之如趙盾以不討賊而被惡名許世子以不嘗藥加特筆齊鄭之或以疾赴皆不免致疑於其間而不知赴告策書各因其策書之所告而必削以正王法亦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以此知劉子徒好辨而不知春秋史通歷詆前史春秋聖經且疑其虛美者五未諭者十二其自待不淺矣又嘗疑遷固之書有未備者乃欲於天文之以復志人形藝文之外復志方言又欲撰都邑志於輿服之上撰方物志於食貨之首撰氏族志於百官之下甚至欲於表志之

外取人主之制冊詔令群臣之章奏務易而更立一書識者固已譏其贅矣尚敢輕詆乎

戰國策類

後漢高誘注按劉向云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向以戰國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除復重得三十二篇崇文編目稱十一篇缺編按史館書籍曾肇求訪盡得其書然後二十三篇復備隋志向所錄者三十四卷誘所注者〇二十一卷。漢稱為戰國策雜以長短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而不論也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龍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達也若之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類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為之說非此書指也。曾子固序叙曰向叔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

大亂其說既美矣率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與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五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未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此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自信而樂於說之易合於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評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有得焉而不勝其失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蔽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明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

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戒其籍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孟子之言皆皆著而非之此書之作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戰國策所載大抵皆縱橫捭闔譎誑相軋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上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辨利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王覺題。戰國策。戰國策。戰國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錄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延叔堅之論尚存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崇文總目高誘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二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錄元

歷代起居注類

漢武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職歸著作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記錄帝言及賓客酬答之語後別置起居注一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舍人二人唐初隸門下顯慶中分屬兩省

群書考索卷十五

畢

前集

群書考索卷十六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知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元峯蕭泗校正

○正史門

通鑑類

初温公以載籍煩多人主不能偏覽乃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

通志八卷上之英宗命續其事治平中碎官屬編集前後漢則劉貢父

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見以道送王生之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一書凡計二百九十四卷神宗製序賜名資

治通鑑命經進進讀公又畧舉事自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三十

參考群書評其異同為考異三十合三百五十四卷公又惠通鑑其書

浩大難於領畧而目錄第撮精要之語無復首尾晚乃著通鑑舉要八

卷

十卷又採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諸國治亂集以為圖每年一行六十行為一重六重為一卷凡一千三百六十一年雖為五卷治平元年上之而今本六卷蓋自威烈二十二年上距共知元卡增多四百三十有八年見威烈王二十二年寔光晚年所備是為通鑑曆年圖諸國又自宋一天下按于熙寧著為百官表乃若威烈丁丑而上伏羲書契已來論纂成書為稽古錄二十卷稽古錄序

英宗治平中勅司馬光編集歷代君臣事迹仍命自選辭官勅於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
神宗御製序神宗序畧云英考留神載籍萬機之暇未嘗廢卷乃命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起周威烈王迄于五代先之志以謂周道衰王室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平王東遷齊秦晉始大威文更霸猶託尊王為辭以服天下自威烈王倍臣執命韓魏趙為諸侯周雖未滅王制盡矣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由也詩言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賜其名曰資治通鑑以著朕志焉又云載明君良臣

切摩治道議論之精語德刑之善制天人相與之際休咎廢證之原咸福盛衰之本規摹利害之效良將之方畧循吏之條教斷之以邪正要之以治忽辭令淵源箴諫深切之義良謂備焉

公嘗謂恕曰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莫能竟其篇第畢世不暇舉其大畧厭煩趨易行將泯絕予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因立明編年之體做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書恕曰司馬遷以良史之才叙黃帝至秦漢興亡治亂固已下世各名家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詞卑弱義例煩雜書言表志沿革不完梁武帝通史唐姚康復統史世近亡軼不足稱也公欲以文章論議成歷世大典高勳美德褒贊流於萬世元凶宿奸賤絀甚於誅姪上可繼仲尼之經丘明之傳司馬遷安可此擬荀悅可足道哉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為英宗皇帝侍講受詔脩歷代君臣事迹恕蒙辟真史局嘗請於公曰公之書不始於上古或竟堯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曷不始於獲麟之歲

曰經不可續也。怒乃知賢人著書尊避聖人也。始知儒者可以法矣。
年號皆以後來者為定。如晉義熙三年使詩賦有所譏諷詔語有所戒
論妖異有所警戒談諧有所補益者皆存之。餘乃刪去。如祖禹得司
曰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天下傳祚後世子孫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
業有紹復之望。今全用天子法臨統諸國其餘蜀魏吳宋齊梁陳後魏
秦夏涼燕北齊後周五代諸國地醜德齊不能相一名號敵本非君臣
者皆用列國法。至如劉備雖曰承漢然屬族踈遠不能紀其世數名字
亦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後李昇自稱吳王恪後是非難明。今並同之
列國不待以漢光武晉元帝例為比。溫公與劉
陳瓘自言因讀通鑑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相業也。此書編年紀事先
後有倫凡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
悉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之總
會矣。胡文定公通鑑要補遺

通鑑之得

文帝特晁錯以賢良對策也。而一辭不錄。武帝時董仲舒漢廷之對三
策所陳首尾畧具。蓋溫公之意以為文帝開賢良之科正欲聞切直之
論而晁錯未免以五帝神聖其臣莫及。諛其君仲舒之辭正切直所以
格君心而裨聖聽者多矣。其去取之意或者在此焉。姚崇十事之諫
非不切直也。通鑑則一言不錄。獨魏鄭公之諫疏與陸宣公之奏議紀
之特詳。切以唐史鄭公宣公列傳較之。如信小人而疑君子之言從諫
不逮往年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諸諫錄。如遣使振撫之言內節財賦
之言皆不取。諸傳而取於奏議。溫公去取之意豈不以崇以十事要君
非忠愛也。而魏陸拳拳之心。今於其言皆可取也。故錄之特詳。歟。魯
仲連却秦軍此諫者之夸大耳。故不書。四皓之立太子乃立黨以制父
耳。故不載。劇孟以俠顯而不錄。姚崇十事以要君而不紀。一先仁義二
中官領事四議邪對五請行廢律法六察貢賦七絕魯肅以荊州借先
造寺觀八禮大臣九答諫臣十請書外戚之禍于史
主而曹操聞之墮筆其事皆不書於通鑑而於考異有焉。

通鑑之失

項羽垓下之敗不敢復還彭城而東走為江正以灌嬰引兵定淮地
彭城已覆其國都矣溫公雖載項羽敗垓下而不載灌嬰下彭城之事
豈亦有所遺乎漢自七國之變務抑諸侯獨嚴安上書武帝論州郡列
城數十形束瓌制帶脇諸侯非宗室之利是蓋有見於安危之端者而
溫公通鑑削而不載豈非有所缺乎職昭以為嚴安康所發憤謂千里
之計其後漢家以中外釋胡致堂嘗見謂曰千秋薨二年不拜丞相
是霍光少昭帝也楊敞薨踰月而拜蔡義是霍光不敢少宣帝也其言
善矣然攷之百官表田千秋之後即拜王訢為相通鑑失於登載遂使
致堂發此議耳年紀王嘉上疏言元帝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通鑑書都內錢而刊去下兩語豈
溫公以上為總結而下為分別而言之乎故總云都內錢四十萬萬耳
殊不知都內官名也入食貨志云武帝募民田南夷都內掌天下之經費
水衡少府掌天子之私藏嘉之所言謂經費私藏皆富耳。漢劉備即
皇帝位於武侯之南而溫公以昭烈於中山靖王族屬疎遠不能紀其

世數名位是非難辨遂使抑之不得紹漢統則未知其去取之意也昔
諸葛亮稱元德為帝室之貴豈憑虛無據云耳溫公寬宥曹操謂操取
天下於群盜非取之漢室抑退蜀之主相不少假於孔明北伐亦以入
寇書之亦獨何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為正統其編目叙事皆謂
蜀先主為昭烈皇帝觀此則溫公之失可見矣。漢興七十餘年之間
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距萬
貫朽而不可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此段見平准
書而通鑑載於景帝後三年按平准書云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年餘
正謂武帝列年表景帝後三年漢之薛包茅容等舊史止附別傳通鑑具載事迹不
可謂不廣記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稱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而公乃不
載歷代文苑隱逸傳直十削去七八會要前例並存

外記

皇朝劉慈撰司馬光受詔備通鑑恕辟置史局嘗謂司馬遷史記始於
黃帝包羲神農缺而不錄光為歷代書而不及書威烈之前以包羲至

末命三晉為諸侯可為前紀宋朝一祖四宗一百八年可為後紀將俟
書成有請於光及恕病廢絕意於後紀乃更前紀曰外紀。劉道原
作外紀網羅考據詳矣獨惜其博焉而未粹擇焉而未精包義以來黃
帝以前詭異不經之說往往畢載而史記所錄西伯尚父陰謀脩德以
傾商之事亦復兼採至於論十六相之未舉四凶之未去始堯知舜於
測微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使氏臣仰其功業是以唐太宗用李
勣之微術曾謂聖人亦出此哉又論夏禹攝政虞舜南巡往而不反欲
先廢專意戴禹而遠邇無後望之意也此豈足以語聖人事乎其論傳
說也謂其出於胥靡之中一旦舉用衆必駭懼故高宗托諸夢寐以服
群臣耳其論命也謂命以杜無妄之求中人安於擯棄俟時而不競蓋
聖人以此籠群愚而息爭端也若此之類蓋不一也識者當自能辨其
當否

雜史類

通晉

唐馬總撰起天皇氏總以史籍繁蕪故上索三墳中稽五典迄于隋季
為十卷今存目十一卷起唐高祖者即孫光憲也光憲皇朝人館閣書
目云孫光憲作續通曆十卷今附於通曆後者唯五卷爾通曆一書大
抵簡畧首紀三皇尤詭誕不經與司馬正補史記所言無異隨事間有
論著謂文帝廢幾於王道而景帝之擬周成康則有惠德謂宣帝刑名
圖霸之主也而世以此光武非其倫也斯言當矣

帝王世紀

晉正始初皇甫謐撰以漢紀殘缺始傳按經傳傍觀百家著帝王世紀
并年曆合十二篇起太昊帝包羲氏迄漢獻帝

蕭穎士編年

蕭穎士嘗謂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史記書表世家
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及起漢元帝訖隋義寧編年依春
秋義類為傳百篇然陳閔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論斷諸儒不與
大原王緒者僧辨齊孫撰永寧公輔梁書然陳不帝穎士佐之亦著梁

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著義例使光明云

編年通譜

慶曆七年六月九日參知政事宋庠上之取十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正為年號成一書詔送史館

歷代紀要

開寶五年四月參知政事劉焯古上五十卷

蘇子曰古史

蘇轍亦因司馬遷史記上觀詩書下考春秋及秦漢雜錄記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譜。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本紀世家列傳記五帝三王以來後世莫能易之然其為人淺近而不學疎畧而輕信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宮世能讀之者少故其記堯舜三代之事皆不得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辨士各有著書或增古書以自信一時之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以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

古史

史記無三皇本紀而古史則增之史記列孔子於世家而古史則黜之傳。史記無邾下惠曹子臧吳季札晉范文子晉叔向鄭子產傳而古史則有之

編年通載

皇朝熙寧章衡撰始自唐虞至于治平四年曰編年通載大率編年之例首國號廟謚以表元繫日月以記事其書正統之君以至公大義而得天下者堯舜夏商周漢唐宋是也其書或詐或乘衰亂而得天下者秦晉隋五代之梁後唐晉漢周是也其書乘時並起兩立而爭天下者魏蜀吳東晉後魏宋齊梁陳後周是也其書呂后稱制之年繫之少帝無則天擅政之歲列之中宗者懼後世改元據位善偽假真以失正也其書后妃世子宗室之廢立者懼後世登廢黜冢相愛戚公而失順也其書將相大臣之善惡者懼後世之惡直醜正詭譎擅權而失任也其書姦雄篡奪之興亡者懼後世貸刑拂教稔禍貽亂而失守也其書夷狄君長之逆順者懼後世持安危窮凶起難而失備也至如志災異以

示戒去符瑞以防怠明卒葬以正終始皆所以權衡褒貶會成史法以
便觀採焉通載

竹書

按隋經籍志晉太康中汲冢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帝命荀氏勗
和嶠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怪妄其紀年用夏正載三代事不
及他國特記晉魏事終哀王蓋魏之史記也此本止有第四第六及雜
事三卷下皆標云荀氏叙錄一紀年一紀金應二雜事悉皆殘缺崇文
總目不著錄贈。案杜預左傳後序曰其紀年篇起自夏商周皆三代
王事無諸別國也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
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威
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其著書文意大似春
秋經惟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按劉知幾史通云汲冢書云
舜放堯於平陽益為啓所誅又曰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凡此事語
異正經其書近出世人多不之信也

東殿新書

許敬宗李義府奉詔於武德內殿脩撰其書自史記至晉書刪其繁辭
龍朔元年撰高宗制序

古史穆天子傳

冊府元龜云周穆王內史作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得於汲冢唐經籍
志云郭璞撰六卷未知孰是

史記譙周古文考

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於
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繆誤司馬彪復以周為未
盡善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云

史記至言

唐褚無量撰史記至言二十篇明皇

西漢書前史精要

皇祐三年十月癸未詔丁度等前後漢書節義令撰序及名度請名曰

兩漢簡微詔以前史精要為名

兩漢荀悅漢紀

漢獻帝以班固書文繁難省乃詔悅依左氏傳刪為漢紀三十篇五年乃就其言簡要

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稱論者乃悅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也

或問荀悅文中子曰史乎史乎表宏曰荀悅才智經論是為嘉史司馬

溫公通鑑考異云荀悅無漢書外事切管故之殆不然也漢書汲黯傳

載帝問黯曰吾欲云注以為史畧其辭而悅載曰吾欲興政治法

堯舜何如十字趙后之立諫者固多而王仁之疏班氏所不載今存于

紀者首尾具在則其旁搜博采有補於漢史者多矣又其去取之間間

亦有意如孝元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斲孝宣之業衰為此班固本

文也而悅則述其上兩語而孝宣之業衰為一詞則削而不錄其意深

矣其他紀載差誤固亦不少後元之歲乙巳載於丙午之後中元二

年建元四年未更正朔也而冬十月皆載於歲之末西漢有諫大夫之

職而未有諫議大夫也而論紀載為望之蓋諫議大夫劉向又貢禹至

拜為諫議大夫或習見東都之制而誤書乎

孫盛稱左氏春秋書吳楚則畧荀悅漢記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賅夷狄

而貴諸夏也

荀悅既刪畧班史勒成漢紀而班彪論王命列在末篇夫以規諷隗囂

冀戴光武忽以東都之事權居西漢之中皇甫湜謂荀氏為漢紀強欲

復古為編年然其善語嘉言細事詳說所遺多矣如覽正史方能備明

其善亦然

天祚長曆

班固作長曆斷自漢武紀年為編年以大政侵叛戰伐著之門位附見

其左

袁宏後漢紀

宏見漢時傳教作顯宗頌辭甚典雅乃作頌成章頌簡文之德上之於

孝武時為東陽太守宏撰後漢紀三十卷傳於世

晉表宏撰并序宏以後漢書煩穢因撰後漢紀又以謝承華嶠諸書錯

謬同異唯張璠言漢末之事差詳故採而益之

荀悅作前漢紀在班固之後表宏作後漢紀在范曄之前宏在晉末為

荀表二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

每致意焉故其辭縱橫放肆反覆辨達明白條揚既啓告當代而垂訓

無窮其為善卓矣王鍾

表紀之失固亦不少薛包安帝時人也乃載於章帝紀順帝之元無所

謂元嘉而表紀順帝之末歲乃以元嘉紀號司馬公固嘗駁其失也其

有補於漢事者亦間有之鄭洪諫答烏孫之議并言竇憲之惡今於表

紀有考焉而范史未之聞也

司馬彪續漢書

司馬彪以漢之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降亡缺者多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世

祖終孝獻編年二百錄世十二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

元嘉漢記

漢成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

東觀漢記

漢自明帝以後撰光武帝紀及表志列傳載記皆每朝旋脩至靈帝時
已成百二十七卷雖未終一代之事且見述時不闕備述今東觀漢記
是也

王隱晉史

晉王隱父鈐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
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講究大興初召隱為著作即令撰晉史時虞
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切寫
之後更嫉隱隱以訪免黜歸于家依征西將軍庾亮亮供其紙筆乃得
成事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其父
所撰文體混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于寶晉紀

中興草創未建史官王遵上疏宜備史官勅著作任即于寶著晉書自
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三十卷奏之其書簡畧直而能婉成稱良
史

徐廣晉紀

廣撰成國史成晉紀四十六卷

脩文殿御覽

北齊後主置上林館以中書侍郎杜德林黃門侍郎顏之推判館事文
命共撰脩文殿御覽

唐春秋

吳兢在長安景龍間撰唐春秋詔兢就集賢院論次兢叙事簡核號良
史晚稍疎括人病其太簡

韋述唐春秋

韋述世嗜書撰唐春秋三十卷

韋述續七志

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

韋述六典

先是詔脩六典徐堅造意歷年未有所述始舉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
職規制定勅令孤德棻吳兢等撰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
參以後事遂分紀傳文為例一篇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
流

唐六典開元十年起居舍人徐堅被詔脩六典於集賢院明皇手寫六
條曰理教禮政刑事張說知院委徐堅開元二十六年書成先是詔脩
六典徐堅命意歲餘未成及肅宗引韋述撰定始以今式舉周六官規
制遂定

撰考唐曆

肅宗詔考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叙天寶後事棄取不倫史官病
之又做編年為唐曆四十篇頗有異聞然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

高氏小史

唐藝文志高峻初六十卷子迺釐正之峻元和中人凡一百卷

建隆重編唐會要

建隆二年正月乙未司空平章事監脩國史王溥等進編唐會要一百卷文簡理備太祖嘉之此書德宗時蘇冕始撰四十卷至武帝時崔鉉又續四十卷至是溥又采宣宗以後故事勒成之詔藏於史閣賜物有差

諸家唐書

溫大雅創業起居注

房元齡許敬宗撰實錄

姚思廉撰紀傳

長孫無忌令狐德棻綴舊史

許敬宗撰高宗紀傳

李仁實撰敬宗諸傳

牛鳳撰唐書

劉子元吳兢等更撰唐書

劉吳徐更定則天實錄

唐武德間溫大雅首撰創業起居注三篇自是房元齡許敬宗敬播相

次立編年體號為寶錄正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粗成三十年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于志寧令狐德棻楊士郊等因其舊書綴以事復為五十卷龍朔中敬宗總統史任更增前作混成百卷始高宗本紀及永徽名臣四夷等傳多是其所造敬宗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徇飾私憾凡有毀譽多非實錄其後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長壽中牛鳳及又斷自武德終于洪道撰為唐書百有十卷然以鳳及之不才而輒議一代大典叙事則參差倒錯既而悉收姚許諸本欲使其書獨行由是舊典殘缺殆盡長安中劉子元與未敬則徐堅吳兢更撰唐書八十卷神龍元年又與堅兢重定則天實錄總凡三十卷

新史糾繆

哲宗時吳鎮進唐新史糾繆凡二十條或云哲宗時乃

唐起居注

起居即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便殿則即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

陞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正觀中以給事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每仗下議政事起居即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殿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切處時號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即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仗下後宰相自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則天時姚璿請宰相自撰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雅美遜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即猶因制勅稍稍筆削以補國史之闕開元初詔備史官非供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即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廢太和九年詔入閣日起居即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正觀故事楊嗣復開成中為相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館他宰相議不同乃止裴休大中六年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畧他議事有所闕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館詔可

太宗欲觀起居注

朱子奢太宗時為諫議大夫洪文館學士帝常詔起居紀錄咸否朕欲見之以知得失若何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以此開後世史臣之禍可懼也史臣全身畏死則悠悠千載尚可聞乎

隋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行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以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之副也

唐正觀政要

吳兢神龍中撰采按太宗朝政事之要隨事載錄以備勸戒合四十篇上之

唐贊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

於治故太和之初政事備飾號為清明于時因政要思魏鄭公賢詔訪其後

唐太宗政要

李延壽嘗撰太宗政典調露中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藏副秘閣

吳兢武后實錄

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說為相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柰何兢曰子元之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唐時政記

武后時姚璉建言求微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聞璉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號時政記四十卷以受史官從之

述好譜學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述好譜學更撰開元譜二十篇

順宗實錄

韓愈為順宗實錄其間載李吉甫事似不以假借德裕當國快快有不平之意請更之者屢矣其後卒竄定無全篇

憲宗前代君臣事跡

憲宗見太宗撰金鑑錄帝範明皇撰開元訓戒採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晉漢晏子春秋新序說苑等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四篇

君臣道合

辨邪正

戒權倖

戒微行

任賢臣

納忠諫

謹征伐

謹刑法

去奢泰

崇節儉

獎忠直

脩德政

簡畷獵

錄勲賢

憲宗連屏

憲宗詔李絳與崔群錢微幸洪景白居易等撰次君成敗五十種為連

屏張便坐右

穆宗政記會要

長慶元年四月脩聖政記中書門下奏國朝舊制每正朝奏事史官載筆於玉階之下議論政事悉得書之求微後仗下便散宰臣謀議莫得聞長壽二年姚壽請撰時政記此事久廢史官不復得聞唯寫誥詞記除授而已伏望臣等每坐日所有謀議事關政體者便日撰錄足為聖政記至歲末則付史官求為常式從之

唐實錄

唐正觀中房元齡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求微初史官大尉無忌等脩正觀實錄上之顯慶中許敬宗等撰正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至二十卷添成一百卷高宗以敬宗所記多非實錄胃親履良諱削平區宇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御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即等必須探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洪勳咸使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意屬阿舅及士黨敬宗仍後向尉遲敬德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昏部伍錯亂先聖恐托法者多待其既整然後臨觀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費此之錯失於法不細我見必須行法我之不出乃為良也乃移錄諸傳編是錄

之諫語此既畢於實錄開元中史官劉子元吳兢撰唐睿宗實錄二十卷錄何以書之後昆我開元中史官劉子元吳兢撰唐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錄二十卷

韓愈撰順宗實錄

愈書禁中事切直闕宦不喜嘗其非實在文宗時詔開正摘去元和求貞間事

五代會要

王溥又采梁開平至顯德事跡為五代會要三十卷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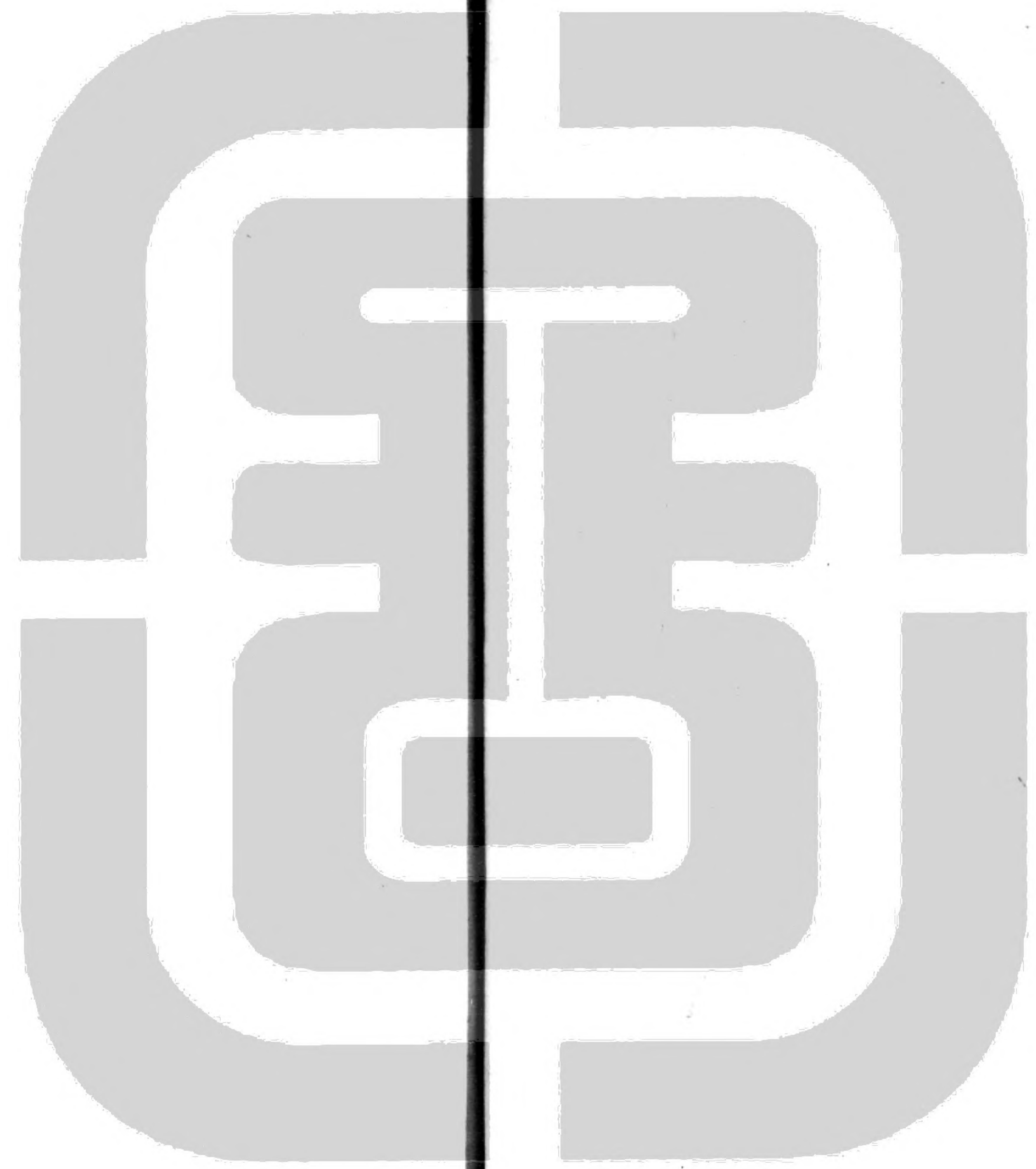
群書考索卷十六

前集

卷十六

正史

山



卷之四